

主编 傅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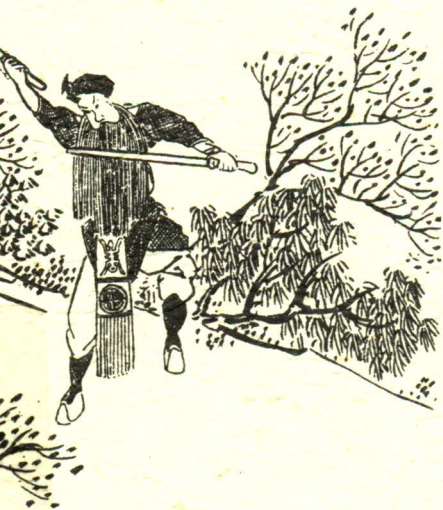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肆

申报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主编 傅谨 副主编 谷曙光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肆

申报

本卷主编 陈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J 821
J0116
4

目 录

同治十一年(1872)	3
同治十二年(1873)	17
同治十三年(1874)	59
光绪元年(1875)	80
光绪二年(1876)	94
光绪三年(1877)	118
光绪四年(1878)	140
光绪五年(1879)	153
光绪六年(1880)	171
光绪七年(1881)	181
光绪八年(1882)	203
光绪九年(1883)	227
光绪十年(1884)	236
光绪十一年(1885)	246
光绪十二年(1886)	259
光绪十三年(1887)	275
光绪十四年(1888)	298
光绪十五年(1889)	328
光绪十六年(1890)	344
光绪十七年(1891)	361

光绪十八年(1892)	368
光绪十九年(1893)	391
光绪二十年(1894)	405
光绪二十一年(1895)	422
光绪二十二年(1896)	441
光绪二十三年(1897)	464
光绪二十四年(1898)	481
光绪二十五年(1899)	499
光绪二十六年(1900)	515
光绪二十七年(1901)	527
光绪二十八年(1902)	536
光绪二十九年(1903)	541
光绪三十年(1904)	545
光绪三十一年(1905)	549
光绪三十二年(1906)	555
光绪三十三年(1907)	565
光绪三十四年(1908)	577
宣统元年(1909)	598
宣统二年(1910)	610
宣统三年(1911)	625

申 报

《申报》创刊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4月30日,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起改为日报。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历时77年,共出版25600号,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忠实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陈恬辑录、标点、校订。

新 申

（此处文字非常模糊，疑似为正文内容，但无法准确识别）

（此处文字非常模糊，疑似为署名或日期）

（此处文字非常模糊，疑似为页码）

同治十一年(1872)

戏园琐谈

洋泾浜戏园林立，其最著名者为丹桂茶园、金桂轩，皆京班也。金桂仅以杨月楼一人哄动时目，遂使车盖盈门，簪裾满坐，几欲驾丹桂而上之。而丹桂之扮演，则争能角胜，领异标新，务在与金桂相抗，盖势成晋楚，竟有狎主齐盟光景焉。近丹桂又新到都中名优，为老生、为武旦者数人，连日登场，容艺双绝。而歌喉之妙，则如贯珠，如裂石，抑扬顿挫，淋漓尽致，盖自鞞鞞之外，固无能与之并驾齐驱者也。廿七日演《夺太仓》、《忠节烈》等剧，摹写豪雄忠烈之概，真觉神采奕奕，金鼓声中刀光飞舞，跳掷之技神化无伦。而尤以《法门寺》客串之唱口为最妙，盖旦脚之扮宋氏，女老生之扮郿乌县者，皆极能用真实本领，竭力献技，用相角斗。至扮刘司礼之脚色，则又仪观俊伟，类非常人，冠带场中真觉惟妙惟肖也。夫近时读曲者本少其人，谁则能为顾误之周郎哉？而惟此弦索乱弹二簧杂沓，则群乐往观，以为习于视听也云尔。至神情何以逼真，音节何以恰合，则固耳目所共赏也，登场者其亦真善于揣摩乎！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872年6月4日

戏馆琐谈

金桂、丹桂本齐名，乃近日观之，则有微分优绌者，知音之人自能辨之也。金桂以跌打跳掷为专长，故彩衣绣裳未必新艳夺目，生旦唱口未必宛转尽致。惟前日夜演《翠华宫》，张贵妃唱之椰子腔，殊觉从容自在。《赵家楼》之杨月楼，神采俊拔，是为最出色戏。至《宝莲灯》、《取荣(荣)阳》二出，全恃老生唱口，惜皆以喉中格格，未尽所长。至摹状飞檐走壁之奇，则身手矫捷，固为差强人意者也。丹桂园今又新到京都名优四人，争奇角胜，层出不穷。昨夜所演正

戏,若《雅观楼》之缠绵,《彩楼配》之浓艳,《黄鹤楼》之豪迈,弦索丁丁,极情尽态,是真不遗余力者。即《双沙河》之神情曲折,《朝金顶》之曼衍新奇,亦非庸手所能。满堂喝采,座客尽为流连,宜矣哉!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72年6月7日

后竹枝词(之二)

海上忘机客

好是吴中窈窕娘,春风一曲断人肠。只因听惯京班戏,近日兼能唱二黄。

吉祥街却不寻常,惟见行人站两旁。忽听一声锣鼓响,髦儿戏正闹头场。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72年6月12日

前洋泾竹枝词(之四)

龙湫旧隐稿

北里胭脂一路香,环肥燕瘦费评量。珠娘娟素苏娘艳,蛮调吴歈各擅场。

五陵裘马少年多,携得红儿共听歌。不待曲终人已去,春宵一刻莫蹉跎。

共说京徽色技优,昆山旧部倩谁收。一枝冷落宫墙笛,白尽梨园子弟头。

听听莺喉啭乍圆,枇杷花下拨鹑弦。自从世俗翻新调,不似旗亭赌唱年。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72年6月13日

洋泾浜序

海天富艳,景物饶人。花月清阴,春光醉我。香迷十里,爰开歌舞之场;丽斗六朝,敢续烟花之记。则有地名北里,美集西方。花灿堆银,天真不夜;火齐列树,星有长明。杨柳帘栊,送出笙歌一派;枇杷门巷,围来粉黛三千。或步软绣而寻芳寻芳里,或听钧韶而

同庆同庆里。水边多丽丽水台，排翡翠之香楼；桂下原馨桂馨里，构蟾蜍之暖窟。百花里敞，双秀堂开；兆添富贵荣华，当驻香车宝马。锦昼东西南北，偏多翠羽明珠兆富、兆贵及东昼锦、西昼锦等，皆里名，教坊俱聚于此。松风吹弦管之声松风阁，桐月丽妖娆之色桐月楼。吴绛仙之冷艳，黄菊经霜吴素卿，鞠部其选也，以下都一时名姝；谢小娥之娇憨，绿芙出水谢宝琴。仙渡银河之鹊李巧仙，娥分白玉之蟾吴月娥。万缕回文，兰言锦织沈文兰；一枝金粟，桂殿香分金桂、桂林。朱粉不施，冠花枝于南部朱南官；翠鬟淡扫，迟琴韵于西楼翠琴。本月阙之仙人，尘间小滴月仙；是云中之彩色，天上飞来彩云。杜兰香丰韵娉婷张韵兰，袁宝儿秀姿妩媚蔡秀宝。解汉皋之佩，卿意云何佩卿；赋洛水之仙，雅人深致雅仙。鹅绫十幅，全描锦字于环中十全；鸾镜双窥，喜立情郎于影里双喜。文皆争宝，两称苏小芳名诸文宝、周文宝，时齐名；爱只为卿，愿向君王广觅沈爱卿、黄爱卿、小爱卿，名此者甚多。要皆具可餐之秀色，秉绝世之英姿秀英。杏白梨红，关心细认；荷珠兰玉，过口犹香。而且花既含娇，叶还竞媚。泥中小婢，惯通蜂蝶之蹇修；帘底妖姬，窃学鸳鸯之野偶。琼浆一盞，便嫁云英；玉宇三椽，即留阮籍。乍离乍合，空谈朝暮之期；予取予求，不记氤氲之簿。心岂同夫栝子，头偶并夫莲花。只须十五嫁王昌，无俟三年窥宋玉也。若夫曲艳霓裳，歌翻玉树；记广寒之旧谱，度金缕之新腔。本为桂府传来，桂看列四金桂、丹桂、攀桂、同桂，皆戏馆名；听到雅音迭奏，雅可成三三雅园。翠绕珠围，一纸下红妆之牌；烟斜雾散，满庭流春海之芳满庭芳，亦戏园名。管则急而弦则繁，乐府新来北地；婉以柔而清以越，吴歌总说西昆。寺启金山，图开铁冠《金山寺》、《铁冠图》，以下皆戏名。黑沙洞里，鬼帜神旗《黑沙洞》；青石山前，雨师风伯《青石山》。淮安府虎狼竞闹《淮安府》，赵家楼蝴蝶寻花《赵家楼》。金凤描来《描金凤》，白蛇传出《白蛇传》。楼中结蜃，宝光腾海气之结《蜃中楼》；阁下回龙，仙仗焕朝仪之彩《回龙阁》。冠裳入座，艳夺红菱《红菱艳》；巾幗登场，钗横紫玉《紫玉钗》。莫不炙燕莺之脆舌，泻珠玉之歌喉。他如鼓击花奴，丝牵木偶花鼓戏、牵丝戏，现诸天之魔舞，宣大地之音声。有馆皆歌，无街不绣。别有厨非香积，市等长

安。金斗十千，吴姬劝酒；玉盘百品，易牙调羹。豹舌熊蹯，何止脍毋厌细；玉杯象箸，果然器必求精。同兴则帘卷水晶同兴楼，益庆则窗横云母益庆楼。味擅东南之美，雅说新楼新新楼；羞调西北之珍，共推泰馆泰和馆。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洵不虚矣。至于万里云写其间情万里云，一洞天涤其雅抱。清泉则春暖烹茶，醉墨则秋高拈笛清泉楼、醉墨林。胜难枚举，国可香称。明知色味馨香，回头是梦；争奈莺花风月，过眼兴怀。未免有情，小志沪滨之韵事；于斯为盛，来添海国之清谈。

西泠漱华子稿

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872年6月25日

劝戒点演淫戏说

戏剧滥觞于优孟，其由来也久矣。取往事而流连，借昔人为劝惩，偶遇忠孝节义诸大端，苟能摹绘入神，往往动人感泣。虽戏也，亦寓导民为善之意焉，以故沿习至今，不干禁令。乃近日上海各戏园中专演淫戏，榜诸门首，帖诸街衢，昆班如《倭袍传》、《双珠凤》、《借茶》、《裁衣》、《斋饭》诸剧，徽班如《晋阳宫》、《打樱桃》、《庙会》、《瞎子捉奸》诸剧，百般秽褻，万种淫污，不顾衣冠之满堂，不问男女之杂坐，且有座上之客指名索点者，廉耻云亡，自居何等！此种过失，较之刊布淫书、描画春册者，尤为大伤阴鹭。圣人之言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奉劝诸君子挥金买笑时，少为留意，勿大荒唐。尤劝开张戏园者，既存图利之心，勿为丧德之事。托业已卑，为恶又大，天听不远，恐报应之机捷于影响也，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1872年7月4日

戏园竹枝词

晟溪养浩主人稿

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

穿来柳巷与花街，一片歌声处处皆。新彩新灯新脚色，教人沿

路贴招牌。

大汉关西唱大江，应推张八擅无双。歌喉啾处声高下，滚出铜琶铁板腔。

丹桂京班素擅名，春奎北调甚分明。《五雷阵》与《双园会》，定自旁观喝采声。

争新斗巧费思量，创出奇情亦擅长。山凤一班童子串，翩翩歌舞共登场。

帽儿新戏更风流，也用刀枪与戟矛。女扮男装浑莫辨，人人尽说杏花楼。

戏名花鼓本轻佻，燕语莺声各弄娇。莫笑上台多丑态，秋波转处也魂消。

竟把黄金视作灰，纷纷舆马戏场开。兴豪正桌居然坐，还写红笺叫局来。

传书去后不多时，报道佳人到未迟。飞轿一肩灯两盏，后边跟着俏娘姨。

晚饭娘姨手共携，看楼细认客来齐。秋波一瞥逢恩客，不负今宵打野鸡。

轻薄言词指点工，《滚灯》《背凳》太玲珑。无端笑煞家婆态，眷属谁家入座中。

二桂名园赌赛来，一边收拾一边开。月楼风貌信人爱，不羨红妆浪半台。

鸿福名优迥出群，眉稍眼角逗红裙。飞舆竞说来山凤，要看今朝唱《上坟》。

包定房间两侧厢，倚花傍柳太猖狂。有时点出风流戏，不惜囊中几个洋。

群英共集画楼中，异样装潢夺化工。银烛满筵夺满座，浑疑身在广寒宫。

偶将俚句补新闻，拟为春申扫俗氛。付与诸公同一笑，休嫌村语不成文。

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1872年7月9日

洋场竹枝词(之九)

鸳湖隐名氏

花样翻来局局新,京腔同唱《玉堂春》。阿谁值得千金价,好向灯前认美人。

第一关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园。

日日频将戏目分,偏于妓馆最殷勤。声声小姐来相请,今夜新灯好戏文。

一声提轿出兰房,茉莉花簪满鬓香。今日馆人来请客,琉璃物件作高装。

戏楼上下屡眸回,熟客相逢笑口开。致意大爷须转局,装烟先遣小鬟来。

湖北京徽与粤东,两洋戏术复无穷。女伶莫道于今老,演得衣冠一样同。

周文杨武共相推,喜胭脂点两腮。一自满堂齐喝好,看他得意下台来。

今宵新彩兼新切,招纸粘来到处传。莫笑空中架楼阁,此中赚得几多钱。

昆腔勉力旧园开,新戏《香球》演几回。毕竟富绅有京派,斗牌叫得阿真来。

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七日/1872年7月12日

洋泾竹枝词(之三)

沪上闲鸥

戏园观剧足流连,何必勾栏唤素娟。为逞风情万人里,轻将班管写红签。

歌声宛转让昆腔,离合悲欢总擅长。不信淫哇堪动听,《倭袍》荤素互开场。

今朝相约戏园中,正桌包来气自雄。案目弯腰忙动问,逢迎若

辈素来工。

仆不善诗词，自惭俚鄙，因见敝友龙湫旧隐稿，意在动人，语颇警切，效其意为二十四绝，仍俟高明斯正。

同治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872年7月19日

观 剧 小 记

岭南羁士稿

月之五日，晚饭罢，友人拉往丹桂茶园观剧，时正演《雷击张计宝》一剧。张计宝者，不知何代人，生而其母弃之桥下，为张姓抱养，十三年得以成人，后大魁天下，置养父母于不认，以致张姓夫妻二老撞死阶前，负义忘恩，罪难逭矣！然扮演张老之神情不真，则逆子之案情不露。是夜扮演者为吴凤鸣，能手也，声情激越，刻划逼真，观者釜发指，有陨涕者。顷刻间雷霆下击，玉虎鞦鞣，如闻其声，一时楼上下阖园人无不眉飞色舞，为之称快，至此而天良不勃然动者，无是理也。余慨然告友人曰：古圣贤欲求平治，首正人心，无如机械变诈，风云幻苍狗之形，以致水火刀兵，运会酿红羊之劫。于是著书立说，聊当暮鼓晨钟，究之苦口婆心，枉是唇焦舌敝，黑海波中，黄粱梦里，唤醒痴蒙，殊非易易。不谓声色感人若斯神速，今夜观剧者数百人，其间智愚贤不肖料非一等，何以顿经激发，都现天良。正如乍见孺子入井，恻隐心生，不待勉强。苟能存养，稍事扩充，纵不敢望圣域贤关，决不失为端人正士。独是天良，偶发萌芽也，存养工夫，灌溉也。假令园丁勤于灌溉，将见万紫千红，满园春色矣。卒之一曝十寒，萌芽尽以枯死。呜呼，若辈园丁亦负此萌芽哉！友人曰：子言是矣，子亦知宇宙间为一大梨园乎？钲瑟响处，涂抹登场。夺利争名，博得高官厚禄；花团锦簇，拥将艳妾娇妻。若者贤奸忠佞，凭人指摘当前，更有厮养贱贫，苦我流离半世。迨入场后脱去冠裳，洗却脂粉，回思一切喜笑怒骂，尽为何人，可哀也夫！余唯唯。适改演武戏，锣鼓喧天，无甚意味，相率归寓，漏已四下矣，因挑灯而为之记云。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十日/1872年8月13日

沪城竹枝词(之一)

南仓热眼人戏笔

十番如意九连环，锣鼓声喧彻浦滩。行近石桥音调别，二黄高唱学京班。

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1872年8月29日

沪北竹枝词(之七)

花川悔多情生草

丹桂茶园金桂轩，燕歌赵舞戏新翻。人人争看齐称好，闲煞笙箫山雅园。

红旗赤帜将登台，鼓击三通疾似雷。一阵花香香扑鼻，回头行过丽人来。

吴娘唤到淡妆同，醉脸霏微浅露红。隔座忽传鸳牒下，花香钗影去匆匆。

周春奎曲妙通神，任七郎还技出人。新到争传韩桂喜，一时抹煞众伶伦。

一出登场众伎收，徐陈李杜数名流。有人偏说寻常甚，必竟输他杨月楼。

团团布幔幕天高，戏演鱼龙技独操。马上飞升来往疾，轻疑海燕快如猱。

沧海桑田事易更，最繁华处最心惊。歌楼舞馆消魂地，鬼火当年夜夜明。

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72年9月10日

续洋场竹枝词(之一)

席间未肯便相陪，女串还工《二度梅》。装得粤东大模样，何人曾把大厅开。

前作竹枝词二十八首，颇有以为无征不悉。客曰是尚未尽，为述若干事，余愧闻见之未广，醉后续此。第恐言之无文，未免笑于

方家耳。

鸳湖隐名氏

同治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872年9月19日

六馆闲情·戏馆

南仓热眼人自喝稿

月光醉眼雨朦胧，落魄梨园兴尚浓。台上莺歌金粉艳，灯前燕笑绮罗丛。

究谁演剧谁观剧，不尽形容尽冶容。一曲莲花音咽切，分明为尔打晨钟。

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1872年9月26日

俄皇子在港观剧

俄国皇子于去月廿八晚偕该国水师提督军门，命驾往本港昇平戏院看梨园子弟演剧，本港督宪署中军及巡捕官皆到同阅。皇子及各官员驾到时，院主敬谨迎迓。清道辟人一役，则有巡捕官飭派所属差役为之。皇子等驾到后，优人仿和声鸣盛格，另自排场，演《指日加官》出目，随演《六国封相》，一时袍笏满场，甲冑霜严，军容火盛。伍秩庸先生在座，将戏文节目以英语详解，皇子及督部各官俱甚欣悦。皇子通英国语言文字，气象伟然，是夜驾往阅剧，港中人士多瞻仰焉。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872年10月17日

沪上女伶题词

壬申秋仲，偶偕二三知己泛棹申江，历访梨园，遍寻柳巷，看花杜牧，当意颇难。迨至杏花楼观昆剧数折，始叹沪上风光于斯为甚矣。班中惟宝和校书为吾吴人，其他若九珠、若云宝、若梅林，以及阿桂、阿男，非系土著，即为浙产，人才济济，无不各擅胜场。惜草草劳人，未得常亲乡泽耳。别后客思无聊，率成七绝八章，聊述芳型，非敢雌黄人物也。楼中姊妹闻

之,得毋嗔其妄语否耶?

春申江上泛扁舟,曾为寻芳小滞留。数遍勾栏谁当意,最销魂是杏花楼。

海国风光本绝伦,相逢况是故乡春。生成一种温存态,扮作男儿更可人。宝和

玉体丰肥拟太真,登场舞袖转轻盈。眉如新月肤如雪,两道秋波别有情。九珠

休论软语惯撩人,两瓣莲钩已醉心。不索缠头索诗稿,知他翰墨也缘深。云宝

丰姿消瘦态轻清,合把梅花当小名。安得常来妆阁里,调将金粉传卿卿。梅林

谗浪能教百媚生,解人颐处动人情。微怜莺舌调难稳,格磔钩辘听未清。阿桂

老去秋娘态尚娇,腰肢杨柳鼻琼瑶。十年前若相逢早,定使吴侬意也消。阿男

无限柔情与艳思,而今回忆每神痴。最怜客馆凄凉夜,正是高楼歌舞时。

吴门红豆馆主人初稿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1872年10月22日

都门新竹枝词(之五)

醉里生

艳说京华曲绕梁,满城征逐马蹄忙。二奎黄土长庚老,近日惟推袁富堂。

桂枝老小各如仙,小凤轩云亦并妍。毕竟抡才谁第一,艳依早占百花先。

新腔梆子效山西,粉墨登场类木鸡。有客南来听未惯,隔墙疑作鹧鸪啼。

挥金买笑走雕轮,标客从来性不驯。忽起酸风吹斗去,不知又落那家春。

石头巷与韩家潭，选色征歌乐兴酣。时样铺陈新样曲，夸人多说出江南。

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1872年11月21日

记天津优伶与潮人押店械斗事

夫忍一时之气，可消百日之灾，诚至言矣。昨日十二点钟时候，予适闲步将赴小东门外，至南丹桂茶园前，忽见沿途过往尽皆停步，登时人众咸集，几如江岸之看潮、庙园之观剧者然，涌挤万分。予异而问之，有客告余曰：则有优伶系天津人者，至押铺赎毯，因争换小钱数十文，至于口角相争。店主人系粤东潮阳，性情高硬，竟敢行凶逞强，将碗飞掷，致伤戏子头颅，登时满面流红，互相争殴，宛如三战吕布，毁物斗殴，一时暂休，复打还风阵。店主纠党，同帮并不劝和，竟如狼似虎，手携双刀，乱舞通衢。天津人见势不敌，遂飞信相邀北丹桂茶园同事，亦拿短刀软棍，两相对敌，观者无不骇然。兼且身长力壮，俱不败休，有如大闹天宫，虽有巡捕拾数，难以弹压，互相争斗，无不流血，俱就重伤，各扭送捕房以待审断。噫！此押铺虽属将本求利，实则刻薄穷民，岂知按月九分利息相继，本轻利重，此种恶习，狼心狗肺，例禁有干。此番之遭其毁物伤人，亦似天之假手斯人，俾之不能开张也，人心俱为之大快云。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1872年12月19日

学台彭公严禁淫戏告示

为出示严禁事，照得本部院考试苏州时，据苏提调详据试用训导吴振宗等禀称，窃维风俗之厚薄，系于人心之邪正，视乎趋向，趋向不端，则风俗因之而坏。近如淫书淫画二者，固易荡人心志，然其甚者，尤莫如淫戏一端。夫于千百广众之中，为男女褻狎之剧，无论少年血气未定，意逐神驰，即平素谨飭自持者，至此亦不能制长，淫风戕人性命莫此为甚。盖忠孝节义之事，千万人效之未必尽能感化；奸盗邪淫之事，一二人导之无不立见披靡。迩来因奸谋命之案，各属均有，未始非荡检逾闲之说职为厉阶。前年丁中丞抚吴